

4

部隊文娛材料

# 幕阜山 團圓會

宋之的等著

1947



發行所



2 038 7698 4



幕阜山團圓會

· 部隊文娛材料 ·

宋之的等著

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scribbles,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"宋之的" (Song Zhi-di) and "幕阜山" (Mufushan).

# 幕阜山團圓會

劇作者 宋之的等

出版者 新華書店

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

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

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
0358

1950年2月 1-7000(S1)

## 編者的話

這裏搜集的五個短劇，主要是作爲部隊文娛活動用的。『幕阜山團圓會』是描寫革命部隊和人民的血肉聯繫的。『槍，到那裏去了？』是批判『刀槍入庫』的太平癡癲觀念的。『解疙瘩』是個演練兵的歌劇，指出如何把戰士的勇敢、決心和戰術思想相結合，這個劇在軍事思想上具有深刻的意義。『孫二保過年』是反對某些戰士在勝利形勢下不願意再受艱苦，不願意勞動的思想。『三戰士慰勞班長』則是表現幹羣團結的。

由於時間和材料的限制，我們不可能編得更完整些，缺點一定很多，希望同志們多多提出意見。

因編的時間倉促，來不及在付印前向作者徵詢意見，特致歉意。

編者 一月三十日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幕阜山團圓會.....   | 宋之的 (一)        |
| 槍，到那裏去了？..... | 晉 繼水、李二編劇 (三七) |
| 解疙瘩.....      | 奎作曲 (五九)       |
| 孫二保過年.....    | 阿千等編劇 (一〇一)    |
| 三戰士慰勞班長.....  | 薛淑琴作曲 (一二八)    |

## 幕阜山團圓會

地點 幕阜山上

人物 劉標 飼養員。(簡稱劉)

孫連功 班長。(簡稱孫)

陳有旺 戰士。(簡稱陳)

吳禮江 戰士，小組長。(簡稱吳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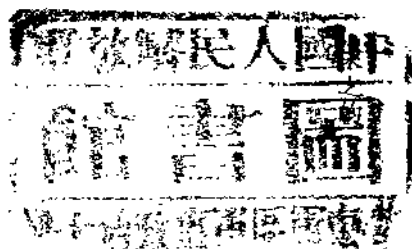
白大才 戰士。(簡稱白)

江雄 指導員。(簡稱江)

朱老太婆。(簡稱朱)

彩兒 朱老太婆的孫女。(簡稱彩)

戰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

一間傾圮的農舍。房頂被燒掉了一個角，雖然用稻草鋪過一兩次，但因為連日陰雨，已經不濟事，雨水毫無障礙的從四處漏進來，地上泥濘，而且汪着水。房裏除了一個殘缺了的竹榻以外，僅有幾塊石頭，是什麼人搬進來臨時坐坐的。在比較乾燥的一角，有一個廢棄了的行軍灶，是先頭部隊留下的。前後都沒有了門，前門望出去，為大山所掩，山上，積水正瀑布一樣的奔騰而下，向低窪處灌注；後門望出去，是無盡的峯巒起伏，因為驟雨已近尾聲，陰雲正迅速的在羣山上微逐着。

在這一切都似乎是傾圮着的小屋裏，却有着一些無論如何也難以磨滅的痕跡，已經剝落得不成樣子的牆上，却頑強的屹立着六個隱約的紅字，那是二十年前，當這房子作為紅軍的司令部時寫下的，那是：『革命成功萬歲！』

二十年後，人民解放軍又以無比的英雄氣概，克服着酷暑、陰雨、無路、疾病的障礙，奮勇追擊着潰逃的敵人，回到了自己曾經殘酷的戰鬥過的地方。

傍晚，戰士們宿營了。門外傳來了人馬雜沓聲，宿營號聲，以及口哨聲。

聲音：『機砲連第一排，到地點咧！』『第一排的！』

稍停，飼養員劉標，班長孫連功，戰士陳有旺，吳禮江，白大才上。

劉（不安的聲述着）班長，我不能歇呀，不行啊！我那花白驢子掉隊咧，牠打了背，歇不了哇！我得去接呀，班長！

孫跟你說，副排長早帶二班去咧，你這個人！

劉不行啊，他們不摸脾氣，那牲口癢，一上火，就走邊，那兒危險往那兒闖，那末狹的道，別掉山溝裏去！

白保不定。這個道，兩條腿的都得加小心，別說四條腿的。又滑，又下坡，牲口一發毛，卡叉，普隆咚一下子就完了。只要一掉下去，準連骨頭也剩不下！老劉，你別聽他的！副排長去接了，沒個完不成任務的！

白（四面打量了一下）這是個龍王廟吧！

吳又沒有泥菩薩，怎麼會是龍王廟！

白泥菩薩在水裏淹死了，你瞧，這地下不是。一走，它就瞎聲嘆氣的！亂噉咕！

陳 白搭，你一句正經的也沒有！

孫 先搞個地界，讓老劉躺下！

陳 這不是一張床！

孫 劉標，你拉痢的人，身子弱，快躺躺吧！牲口有我呢，等到了，我去待弄牠，你放心休息好了！

劉 我還要出去一下。

吳 又要拉——

劉 嗯！

陳 今天幾遍了？

劉 五六遍了。（從後門下）

白 老劉，小心點，別讓狼把屁股咬掉了！

吳 白大才，你小子怎麼搞的，一會兒也閑不下。剛剛爬天岳關，你的俏皮磕那兒去了，怎麼一句也沒了！

白 嘿，看到天岳關那大標語沒有，『英雄好漢艱苦中看！』真帶勁！要不是牲口累墮，走不動，爬也得再爬個三幾十里！

陳 班長！

孫 噫！

陳 我們不能向上級提個意見？！像這個走法，什麼時候才能把敵人抓住。我『估摸』着今個從鷄叫到現在，頂多才走了三十里，這得走到那一天去！

孫 明天再走三十里山路，就到平地，到平地就快了！

陳 明天我們把馱子下來，大夥拆開梢，牲口不馱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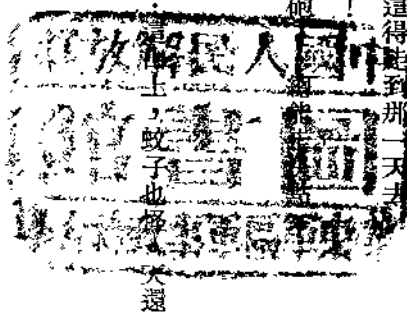
白 啊呀，飛機！

吳 什麼，怎沒聽見響！

白 都飛到你臉上了，還沒聽見響，你聽，你聽！……

沒黑，就這末嗡嗡嗡嗡的亂嚷！

孫 吳禮江，來，幫着紮紮，這張竹床的腿壞了！



白（在一邊批評着）那怎麼行，它不止腿壞，肚子也稀巴濫了！你瞧，像老劉一樣，腰都直不起來了。正好，瞎子碰上了拐子，剛好一對！

孫 搬幾塊石頭來墊墊煞！

白 才出去搬石頭。

陳 這不是石頭！

孫 墊幾塊在底下，看行不行。

連指導員江雄上。

江 一班住下了吧！

孫 住下了，指導員！

江 有沒有掉隊的？

孫 牲口都還沒有來，副排長去接了！

江 你們班居然分到了一間房子，真不容易！沒有新病號吧？

孫 沒有！昨天衛生所給劉標看過，還不要緊。今天拉了五六次，人還行！還能

堅持！

江 地上很濕，回頭動員一下，把它打掃打掃，能不在濕地上睡，最好不在濕地上睡。睡的時候別忘了支帳子，燒點熱水，把腳都洗洗！

陳 指導員，你放心吧！

江 同志們，明天再走三十里，就到平地，到湖南省境了。湖南是毛主席的家鄉，解放毛主席家鄉的光榮任務，又落到我們的頭上了。有決心完成任務沒有？

衆 有！

江 最艱苦的一段路已經過去了。這次出發，領導上沒計算到會下這末大的雨，雨水把路沖垮了，隊伍走不動，四天的路走了七天，帶的糧食光了，同志們這幾天只能喝稀的，這是領導上的疏失，應該檢討的。不過，同志們，暮阜山是我們老紅軍的根據地，老紅軍在這兒堅持過三四年，凡是我們今天遇上的，老紅軍都遇過，我們沒遇上的，老紅軍也遇過了。我們今天不過是因為

人馬太多，把冲毀的路走沒了；老紅軍那時候人馬很少，要在大山裏沒路找路，比起艱苦來，我們這點點真不算什麼！幕阜山本來是個富裕的地方，自從紅軍撤退以後，人民沒有了保障，國民黨幾次剿山，房子燒光了，人殺的差不多了，我們革命的家屬和後代，被蔣匪蹂躪得不成個樣子，但他們並沒有屈服，他們等着我們，等了我們二十年，我們現在回來了！這山裏本來有很好的房子，很多的房子，是紅軍家屬祖祖代代住過的，現在這些房子都被蔣匪燒光了，你們這間房子也點過火，這個角上已經坍了，現在我們回來，沒有房子住，我們能向誰去叫苦呢？！這山上本來有人家，很多很多的人家，很革命的人家，這些人家都被蔣匪殺光了，殺散了，七零八落了，活着的也逃得不知去向了。我們現在回來，我們在一兩百里路上，看不到人烟，要柴沒柴，要糧沒糧，我們失去了依靠，我們能怪誰呢！

孫 我們要跟蔣介石那狗禽的算帳！

江 對，我們要跟反動派算帳，我們要替幕阜山上的人民報仇！

白大才搬了幾塊石頭上。

江 同志們，現在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們連的糧食已經完全光了，和二連去聯絡，分了一些來，就是煮稀飯也不夠全連的，連部決定，全連今天不吃晚飯，分來的米都讓給病號，讓病號吃飽，同志們有意見沒有？

孫 沒有！

江 有這種階級友愛的精神沒有？

孫 有！

江 明天三點鐘出發，走三十里，到山脚大休息，吃飯！（下）

衆寂然。

雨停了。

青蛙立即鼓噪起來。

白（堵氣的）什麼山青水秀，簡直是山窮水臭，沒見這種窮地方！鳥語花香，簡直是鳥雨花傷，雨把人的肚腸子都下斷了。

吳 這會子雨是停了。（走出去）

白 停了，停了！沒聽見蛤蟆叫！『蛤蟆叫，日頭冒！』連點常識都沒有！

孫 老劉這泡屎怎麼拉到這時候，老劉，劉標，劉標！

白 叫什麼，早就打從屎道而去了！

孫 去？那兒去！

白 接他的牲口哇！牲口還沒到，他屎能拉好？

孫 這個劉標，就這末死心眼！（下）

白 別看這座窮山，桃樹到不少。我剛剛去搬石頭，迎面就四五棵，桃子熱的往地下掉，也不知道有主沒有？

陳 （打量着他，忽有所覺）白搭，你又過什麼鬼門關？

白 怎麼，隨便說說，也礙你的眼咧！

陳 隨便說說，分明你聽說沒飯吃了，在打桃子的主意。天下會有沒主的東西，同志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呀，檢查檢查自己的思想！

白 我的思想生了老繭了，不像你，老那麼一汪水似的！這個房子也能住人，這個房子！隨便往牆上踹一脚，就得踹一個窟窿，半夜飛個夜貓子來，在房上站一站，大樑就得壓拆。倒不如睡到樹底下去，還省得耽心思！

陳 對咧！頂好是睡到桃樹底下，半夜裏風一吹，桃子往下掉，掉在你嘴裏，又吃了桃子，又沒犯紀律。那就更不用耽心思啦！

白 瞧，這又變成你的對象啦！我的意思是要有主呢，我就花錢買他幾個，不比這末硬挺着強。這山裏的人不知都那兒去啦！

吳 （走回來）被反動派殺光了！沒聽指導員說，這是紅軍的老根據地！

白 早晚得了，還用你傳達。『貧雇農到紅軍裏來！』這標語，不是跟了我們一道嗎？

陳 那你還要偷桃子吃！說不定這桃樹，就是紅軍的後代的。他們什麼都被蔣匪搶光了，只剩了這幾棵桃樹，就指望著幾棵樹上的桃子……

白 （急了）我又不是孫猴子，他媽的硬賴我偷桃子！

陳 急什麼？幫助你打通思想，也不好咧！

白 你還不如把我拉出去槍斃！有這末幫助的，硬誣賴好人！

陳 我又沒有硬誣賴你，我是指你的思想——

白 我的思想在我腦袋裏，你又沒有拿斧子把我的腦袋劈開看過，你怎麼知道！

陳 你自己說你的思想生了老繭！

白 生了老繭不一定就去偷桃子啊？真氣死人！老吳，你說，老繭和桃子怎麼能擺在一起呢？真氣死人！老吳你說，你餓不餓？！

吳 不餓！

白 你，你不餓？！昨天一整天喝了兩碗稀飯，今天在雨地裏淋了一天，翻山越嶺，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，渾身上下，滾的像個泥猴，一直頂到現在，你能不餓？！

吳 我不餓嘛！

白 你——你是個神仙，他媽的仙人！